

邹贤尧 著

征服时空

鲁迅影响论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征服时空

鲁迅影响论

邹贤尧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时空 / 邹贤尧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225-087-0

I. 征... II. 邹...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8779号

征服时空——鲁迅影响论

邹贤尧 著

责任编辑: 丁纪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段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60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 200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087-0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邹贤尧 男，1965年出生，湖北仙桃人，文学硕士，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文艺报》、《江西社会科学》、《河北学刊》、《戏剧文学》、《当代文坛》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在《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清明》、《东海》、《山东文学》、《当代小说》、《延河》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小说。

序

看来我们可以说，鲁迅是一个伟大而丰富的存在，是一个傲然而矛盾的存在。鲁迅生前死后，现在而至以后，仍有隐约的耳语或轰响的聒噪，追随他的故事和传说。他的出生，逝世，爱情，婚姻，创作，理论，个性，思想，言论，交友，方方面面，都有说不尽的话题，被后人不断言说；都似乎留有缝隙，后人可以不断进入。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新文学的起点，即树起一个需要人仰视的高度。人们可以对他保持这种仰视的姿势，也可以平视甚至俯视，也就有了一起又一起扬鲁或抑鲁的风波。

鲁迅以三本薄薄的小小说集子，一本同样薄的《野草》和《朝花夕拾》，奠定了他在中国小说史上、散文史上大师级的地位，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篇什《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祝福》、《药》、《风波》、《狂人日记》、《伤逝》、《在酒楼上》、《铸剑》、《理水》、《奔月》、《出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雪》、《秋夜》、《纪念刘和珍君》、《灯下漫笔》等，确乎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实力派，继而成为一个偶像派。佩服他的人会说短短的几千字甚至一两个段落，就可以撑起一个个不朽的人物典型，孔乙己、

阿 Q、祥林嫂、闰土乃至杨二嫂、康大叔等；不服他的人会说长篇不曾写，中篇也只一部。

鲁迅可以很激烈，将传统文化提取成简短两个字：吃人；将数千年所谓文明史概括为简要两个时代：做奴隶而不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其目光之犀利包含了对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的极深刻的洞见，确为其他人的目力所不曾达到。但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想法，说他又深刻又偏执。

鲁迅可以很保守，只是为了尽孝而接受不爱的朱安——母亲给他的礼物，接受无爱的婚姻。你感受到这婚姻带给鲁迅的不幸，你也可以说鲁迅对朱安是过于冷了点。

鲁迅可以很前卫，师生恋、忘年恋、婚外恋，他和许广平进行得平平淡淡而又轰轰烈烈。你又感到，鲁迅其实又是敢爱的（不只是敢恨）。你为鲁迅获得了爱而舒心，但你也看到了鲁、许二人浪漫背后的那个寂寞孤独的身影。

鲁迅可以很先锋，一本《呐喊》和一本《彷徨》，有着叙事视角和结构上的丰富的尝试与实验；一部《野草》，富于艺术的探索和对存在的勘探；一部《故事新编》，充满深刻的颠覆和游戏。将他的作品放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中，依然鲜活而超前。

鲁迅可以很倔强，连他的发型都那么有个性，那么桀骜不驯；他倔强的手指也总是展开，保持一副夹着香烟的姿势。

鲁迅可以很随和，谈笑风生，幽默风趣。

.....

鲁迅显示了一种广度，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塑造自己的不同的鲁迅形象；鲁迅标示了一个高度，被后来者

作为首选的目标,或者仰望,或者力图超越、颠覆;鲁迅昭示了一种深度,后来者或者努力抵达、逾越,或者消解、削平这深度。

鲁迅的文学世界构成一个丰富宏大的召唤结构,召唤接受者在极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鲁迅的作品留出了无数的“空白”,人们不断地去体验、去“填空”,这是一种绵延不断的、常新的“对话”。

鲁迅是布鲁姆说的“强力诗人”,他先是向前代巨擘进行有力的挑战,接着便造成了对后来者的巨大的荫庇。鲁迅的影响向广大的华语世界、也向其他语种的世界辐射,向高科技的互联网辐射,既是空间上的无限拓展,也是时间上的长久绵延。

看来我们可以说,鲁迅征服了时空。

目 录

序	1
---------	---

上篇 接受与超越：鲁迅与前驱外国作家	1
--------------------------	---

1. 人物：误读与偏离	5
2. 视角：移植与独创	24
3. 时间：借鉴与丰富	31
4. 结构：对偶与续完	41
5. 文体：扩充与补救	53

中篇 影响与回应：鲁迅与世界华文文学	69
--------------------------	----

1. 中国台湾：推崇而误读	73
---------------------	----

2. 新马:误读而推崇	92
3. 中国香港:左与右之间	110
4. 美华:遥远的辐射	119
5. 中国大陆:往昔的先锋	126
下篇 拓展与延伸:鲁迅与当今之互联网	141
1. 狂欢:日常与民间	145
2. 喧哗:对话与愉悦	151
3. 戏仿:调侃与消解	161
4. 颠覆:代表性文章	179
5. 链接:网络版鲁迅	205
跋	221

上篇 接受与超越：鲁迅与前驱 外国作家

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①

——鲁迅

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②

——哈罗德·布鲁姆

愿意努力工作者创造出他的父亲。^③

——克尔凯郭尔

① 鲁迅：《书信集·致董永舒》，《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212。

②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P3。

③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P4。

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鲁迅写小说是读了很多篇外国小说之后,是后者给了他影响和启示。进入鲁迅接受视野的作家,更多来自于俄国和东欧,也有日本和其他国家。我们开出这样一份名单: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来夫、显克微支、阿尔志跋绥夫、夏目漱石、森鸥外、尼采、拜伦、易卜生……向着这些需要仰视的前驱,鲁迅发出了挑战的呐喊。这是一个强者的声音,与前驱作家构成对话,有时甚至淹没了前人。我们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国文学负债太多,鲁迅是欠债最少的一个。

鲁迅对外国文学从接受其影响到一定(有的是很大)程度的超越,经历了如下几个环节:

模仿与借用。鲁迅一度虔诚地如饥似渴地拜读过大量的外国作品,来自各个方面的外国作家们的声音一度困扰着年轻的鲁迅,鲁迅从他们那里借来不少东西:果戈理的写实与讽刺。契诃夫的朴素简洁与描写的客观性,与对“小人物”命运的把握和日常生活的挖掘。安特来夫的阴冷与象征,与对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变态心理的揭示和对灵魂的拷问。显克微支的对农民的深切关注。阿尔志跋绥夫的对改革者的表现。尼采的超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拜伦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刻画。易卜生的对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敏感。夏目漱石的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森鸥外的余裕冲淡……

误读与偏离。鲁迅一面在阅读,一面在修正,那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鲁迅总是在某个位置上偏转方向,总是在某一点上偏离他的前驱。果戈理用的是写实手法,内容却多呈现一个荒诞的外壳(《鼻子》里一个八等文官的鼻子变成五等文官坐马车在街上乱跑;《狂人日记》中狗会说话写信,“狂人”能听懂狗讲话;《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吵架的故事》里伊凡诺维奇的猪跑到法院把尼基福诺维奇呈交的诉讼书叼走等等),鲁迅在果戈理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偏移,用写实的笔法展开真实的人生;安特来夫着力而深切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淡漠、冷酷的社会关系,但调子过于低沉、阴冷,鲁迅在安特来夫的这一点上偏转方向,在作品整体性的阴暗面上带有淡淡的亮色;鲁迅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拷问人的灵魂的路子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残酷的拷问几近变态的地方偏转了方向;鲁迅有所选择地接受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在尼采的超人达到虚妄之处发生了偏移……鲁迅阅读外国作品的过程,是一个智者创造性的矫正过程。

对偶与续完。鲁迅当然没有停留在借用和误读上,鲁迅发现在很多地方果戈理们的作品走得还不够远,鲁迅有责任把他们续完。鲁迅以他敏锐的眼光,看到前驱们不曾达到的地方,并予以有力的扩充和补救,鲁迅从而成为鲁迅。

抗衡与超越。由于鲁迅的扩充与补救,前驱们的作品竟然变得相对的虚弱,鲁迅足以与他们抗衡。鲁迅在一定(有时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

1. 人物：误读与偏离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或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①

——鲁迅

这是一个以对偶的方式对前驱的续完，诗人以这种方式阅读前驱的诗从而保留原诗的词语，但使他们别具他义，仿佛前驱走得还不够远。^②

——哈罗德·布鲁姆

小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在叙述中刻画人物。^③

——王一川

①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103。

②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P13。

③ 王一川：《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P158。

面对鲁迅的作品,我们是无法避开人物、避开性格的。其人物、其人物性格魅力放射出来的光辉照亮了我们。鲁迅对其人物沉痛的解剖,显示的灵魂的深,震撼了我们。

在鲁迅之先,中外的前辈作家们已经以他们的天才和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朽的典型,这些光彩熠熠的典型使后来的作家一阵阵目眩,鲁迅也一度为之目眩,但鲁迅很快澄清了眼前的神圣的光圈,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塑造人物的路子,推出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叫人难忘的典型,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魏连殳……来与前驱们抗衡,或者赢得了相对胜利,如阿Q的典型获得了世界意义,或者至少守住了自己的阵脚。

前驱作家们塑造的典型高山一样横亘在面前,要达到新的高峰,顺着已有的路子走不是良策,偏转方向,推出典型与前驱的典型相对偶,走得更远,是作为强者作家的鲁迅开出的路子。

关于《狂人日记》,鲁迅曾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

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①这段话向我们显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亲缘关系，从情节，到人物，到结构。

鲁迅对“狂人”形象的塑造，显然受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形象的启发。两个狂人在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虚妄的幻觉诸方面都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前此的鲁迅研究已有足够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侧重谈前者对后者的偏离与续完。

鲁迅的狂人至少在如下方面偏离了果戈理的狂人：一是疯狂的原因，果戈理的狂人因想入非非而致狂，他的疯狂源于等级制度的压迫和失恋的打击，他所痛苦的更多的是自身的苦难。而鲁迅笔下的狂人所痛切感到的是全体国人的悲哀，他的疯狂源于对封建历史吃人本质的深切思索和因之所受的深重迫害；二是疯狂的表现，果戈理的狂人是真疯实狂，表现在他为了要了解司长小姐莎菲的情况，到狗窝里抢走狗的信件，能听懂狗的谈话，看懂狗写的信，把制服剪成龙袍，被关进疯人院却以为是到了西班牙。鲁迅的狂人则既是真狂，又非常清醒，他说的是狂语，道出的却是真理，他混乱的思维呈现的是清晰的真理。

狂人病好了以后不再狂之后怎样？果戈理没有告诉我们，鲁迅把它续完：狂人不再“狂”之后“赴某地候补矣”。曾经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无情揭露其吃人本质的狂人，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239。

一旦病好了以后,竟然作为这个社会的维护者出现,封建统治显示出多么顽固的同化力量。

借了这样的偏移和续完,鲁迅的狂人形象包含了比果戈理的狂人形象深广得多的意蕴。鲁迅自己就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①,这“忧愤深广”,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物形象的塑造。

鲁迅“狂人”形象的塑造还参照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查拉图斯特拉,鲁迅以“狂人”对偶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两者的相似之处已被充分论证。这里,我重点谈狂人对查拉图斯特拉的偏移。

尼采的超人视自己之与人类如同人类之与猿猴,过于虚妄渺茫。鲁迅的狂人视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一如虫子的惭愧猴子。但“狂人”没有走到“超人”过于偏激和虚妄的地步,在此偏转了方向,狂人认为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狂人有可贵的自省精神:“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鲁迅“狂人”的诸多方面源出尼采的“超人”,又在某些点上发生了偏移,“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②。

“狂人”形象还有两个渊源,一是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小说《漫》中的主人公。《漫》和安特来夫的另一篇小说《默》本就是鲁迅翻译的,收入《域外小说集》。《狂人日记》受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239。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239。